

流 · 星 · 雨 · 书 · 系

主 编：甲乙

副主编：晓白、伊丁

沉吟的

黑土

陆 士 华 著

人的一生，因为经历的影响，会记住许多景致，美丽的，奇特的，甚或荒渺乃至平淡的……多少年过去了，

在记忆中，始终有一个抹不掉的景致，那

就是我插队落户的小山村，一个多雾而美丽的山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沉
吟
的
黑
土

白
华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吟的黑土/陆士华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9.2

ISBN 7-80112-152-X

I. 沉…

II. 陆…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174 号

责任编辑 闫秀荣

封面设计 达 菲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65523213 (010)65523819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数 5001—8000

印 张 11

字 数 197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2-152-X/G.115

定 价 17.6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童谣	(1)
丸山	(13)
踢罐儿	(20)
玉米	(23)
秤	(29)
祭坛	(34)
考试	(40)
恋情	(48)
玩世	(53)
寻踪	(59)
恩怨	(65)
绿色	(70)
光棍炉	(75)
大裤衩	(80)
约克夏	(86)
变态	(91)
日子	(97)
山湾	(111)
老歌	(116)
黑土	(126)
活宝	(134)
吸烟	(139)
学医	(145)

红书.....	(150)
学艺.....	(155)
猴头.....	(162)
大车店.....	(167)
读书劫.....	(172)
做饭.....	(178)
鬼打墙.....	(183)
郎中.....	(188)
地平线.....	(194)
小调.....	(199)
杠子.....	(205)
小站.....	(210)
蹭车.....	(216)
粮票.....	(224)
将军刺.....	(230)
知青.....	(237)
噩梦.....	(241)
饿.....	(247)
洗澡.....	(252)
饺子.....	(256)
单身.....	(262)
经验.....	(266)
电影.....	(271)
探家.....	(276)
木屋.....	(280)
小院.....	(285)
借书.....	(291)

送礼.....	(298)
烧白.....	(303)
盐肉.....	(306)
咸菜.....	(309)
小店.....	(313)
奸术.....	(317)
后记.....	(329)

童谣

1996年5月的时候,首都有一家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讲了儿歌《找朋友》的来龙去脉。“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这支儿歌,唱了几十年,珍存在几代人美好的记忆里。但是,这首儿歌的作者是谁?是怎样流传开的?却一直是个疑案。

后来有一种说法,说是《找朋友》一首歌的曲调,系匈牙利民歌。1949年前夕,中国青年文工团代表我国参加在匈

牙利举办的第二届青年联欢节，回国后他们将这首民歌传唱开。以后，人们把林绿创作的《好朋友集体舞》的歌词，移花接木，用到这首歌里，形成今天仍在流传的《找朋友》。但又有报道讲，此说也未有定论。

这个话题，使我想起另一首儿歌，这首主要流传于北京的儿歌，虽然没有《找朋友》的意义大，然而在北京，是家喻户晓的。

这首儿歌，流传得久远，大约是无从考证它的作者与创作年代了。“水牛儿，水牛儿……”夏日的阵雨过后，在北京的胡同、大杂院里，就会有朗朗的童声，执著地呼唤那小小的生灵。那“小水牛儿”，是一种驮着透明壳儿的小蜗牛。不知为什么，北京的孩子都管它叫“水牛儿”。雨过天晴，地面上刚刚少了一些水汽，在潮润的院墙上，在润滑的大枣树的树干上，留意瞅瞅，就会发现这些小家伙。它们不知打哪里爬来，也不知要往哪里爬去。把它们捏到手上，它们立刻就缩回身子，躲进那透明的壳壳儿里。于是，孩子们便小心地把它们托在手心上，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唱起来：

水牛儿，水牛儿，
先出犄角后出头噢！
你爹你妈，
给你买了烧羊肉噢——
你不吃，你不喝，
狼来虎来把你叼走。

唱起来，“水牛儿”便成了“水妞儿”，给京城的小院添了一分村野气息。

果不其然，那小东西不负厚望，一会儿便探头探脑，“先出犄角后出头”了。——其实，你不唱，它过一会儿也要出头的。

小时候，更多的童谣，是那些不带曲调的歌谣。那些歌谣，无不浸染了老北京民居——胡同与四合院的文化色彩。

大头——大头，

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

我有大头。

下雨喽，

冒泡喽，

王八戴上草帽喽！

风来了，

雨来了，

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逗——逗——

乞逗乞逗强，

切糕蘸白糖，

枣儿栗子大海棠。

小小子儿，
坐门墩儿，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
干吗呀？
点灯儿，
说话儿；
吹灯儿，
作伴儿，
明儿早上给我梳小辫儿。

即便没有亲闻，在这些字面上，也能感受到那些进出四合院，在胡同里蹦跳的孩子洋溢出来的天真诙谐的童贞和无忧无虑的笑闹声。由于童谣正是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创作，所以其中免不了也会有一些粗俗的情趣，甚至村野的顽皮。

老头儿——
老头儿——
玩火球，
烫了屁股抹香油；
老太——
老太——
玩火筷，

烫了屁股抹香菜！

这样的童谣，绝不会是受之大人的教唆吧。这么的上嘴与戏谑，真叫人不可小看孩子的编创能力。

北京的童谣，有好多是孩子们做游戏时唱的。唱着这些童谣，我眼前就浮现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翻——饼，

烙——饼，

油渣儿，

馅儿饼。

翻过来调过去——

瞅瞅！

两个孩子对脸儿拉着手，“翻饼”“烙饼”的时候，手不松开翻个身儿。然后，“翻过来调过去”——再翻回身儿来——“瞅瞅！”

还有：

一网不捞鱼，

二网不捞鱼，

三网捞个小尾巴儿尾巴儿尾巴儿……

鱼！

也是两个孩子手拉手，一队孩子从手下钻过，唱到最后一个“鱼”字的时候，罩住一个孩子。然后问他：“要香蕉还是苹果？”如果是要了香蕉，就站到代表香蕉的孩子身后；如果是要苹果，就站到代表苹果的孩子身后。把“鱼”们捞完之后，“香蕉”和“苹

果”就各统领一队人马比赛拔河。

再有：

小皮球，香蕉梨，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这是女孩子们玩跳皮筋儿时唱的，在北京是非常普及的童谣。开头两句，也有唱“一个毽儿，踢八踢”的。

谁是我的兵，

跟我走；

不是我的兵，

马屁崩。

崩成三瓣炒花生。

这首童谣，不像是老北京流传下来的，很像当代孩子们的作品。

回想那个年代，家里没电视，功课也没有那么紧张，无论春夏秋冬，傍晚儿的时候，孩子们就聚在胡同里、院子里，叽叽喳喳，扎堆儿，抱团儿，尽情地撒欢儿。于是，这些童谣，就伴着孩子们清脆的童音，走进了千家万户。

也有不少童谣，是大人们哄孩子、逗孩子时唱的。一代一代人这么唱着，长大了，从胡同里走出去了。然而，老北京的风情，却依然如故，完好地保留在童谣里。

胡噜胡噜瓢，
吓不着；
揪揪耳朵，
吓不会儿。

三岁两岁的孩子磕着、碰着了，常常如此念叨着哄哄。不知是因孩子感到了抚慰，还是受了这童谣的吸引，这么哄着，还真能起到镇惊止哭的作用。

小耗子儿，
上灯台。
偷油吃，
下不来。
奶奶、奶奶快过来。
干吗来？
抱猫来。
小耗子儿吓得叽里咕噜滚下来。

这是流传比较广的一首童谣，除了北京，在其它地方也多有耳闻。如果有个童谣的排行榜，它必名列在前。

金轱辘棒，
银轱辘棒，
爷爷打鼓奶奶唱，
一唱唱到大天亮。
养活孩子没地儿放，

一放放到锅台上，
滋儿咂啦喝米汤。
少喝点儿，
少喝点儿，
留着给你爸浆布衫儿。

“金轱辘棒，银轱辘棒”实际是“金箍儿棒，银箍儿棒”，“箍儿”两字，顺嘴儿念成“轱辘”了。开头两句，也有这么唱的：“金轱辘棒，两头儿亮……”

拉大锯，
扯大锯，
姥姥家，
唱大戏。
接闺女，
请女婿，
小外孙子也要去。
不带去，
叽里咕噜滚着去。
槐——
槐——
槐树底下搭戏台，
人家的闺女都来了，
我家的闺女还没来，

说着说着就来了，

骑着驴，

打着伞，

光着屁股缩着抓儿。

也有地方色彩浓郁的段子，一张口就满是京味儿。

四牌楼东，

四牌楼西，

四牌楼底下卖估衣。

我问估衣卖多少？

扎花裙子二两七。

童谣大都只有十行八行，这是比较符合儿童情趣特点的。

但也有比较复杂的，如下面这一个：

上轱辘台，

下轱辘台，

张家奶妈倒茶来。

茶也香，酒也香，

十八个骆驼驮衣裳。

驮不动，

叫马楞，

马楞马楞喷口水，

喷到小姐的花裤腿。

妞儿妞儿你别恼，

明几个后几个车来了。

什么车？

红轱辘轿车白马拉，

里边坐着俏人家。

灰鼠的皮袄银狐的褂，

对子荷包小针扎。

阿哥阿哥你上哪儿？

我上南边瞧阿玛。

瞧完了阿玛到我家，

我家没别的，

芙蓉糕、萨其马，

满州饽饽就奶茶。

许吃不许拿，

你敢拿，

我掰你狗儿的大门牙。

这真正是老北京的“段子”，讲的都是满族人的事。阿玛——父亲，阿哥——小男孩。灰鼠的皮袄、银狐的褂、对子荷包，都是满族人的服装和服饰。“上轱辘台，下轱辘台”，应是“上锅台，下锅台”。把“锅台”变成“轱辘台”，可能是走了音，也可能只为念起来上嘴。这么长的童谣，孩子们唱起来，可能会有点儿累的。

我女儿是她姥姥给带大的。她姥姥正经是个老北京人，而

且是个在旗的满族人。她姥姥说，她爷爷奶奶辈儿是正黄旗，跟皇上一个色儿。女儿在姥姥家，学会了好多老北京的童谣。我在上面例举的童谣，得有一半儿是女儿帮我辑录的。

孩子们说童谣，常常即兴加词儿。这使我猜测，那些比较长的童谣，开始未必有那么多句，很可能是传唱的时候，你连一句，我补一句，“狗尾续貂”，一节一节续起来的。比方上面那首“上轱辘台，下轱辘台”，八成就是从头几节补出来的。补到这么长，三五岁的孩子怕是有些难记了。

女儿的姥姥，小时吃了许多苦。九岁那年，死了妈。“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儿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爸爸续了弦，后妈待她不好。哥哥娶了妻，待她也不好。嫂子和后妈撺掇起来，合着虐待她。半大的孩子，被挤对睡在外屋，还没有床，让她睡在三只机凳上。小孩子睡觉没警觉，半夜一翻身就摔到地上。有泪往肚里咽，憋了一肚子的辛酸水。她熬不住那些苦日子，岁数不大就嫁了人……

她给我女儿唱了这样一首童谣：

谁跟我玩儿，

打火镰花，

卖甜瓜。

甜瓜苦，

卖豆腐，

豆腐烂，